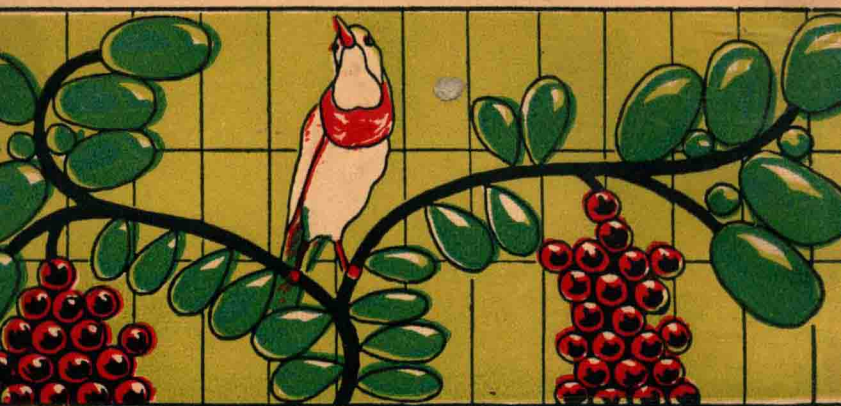




箸 深 洪

橋 奎 五

版 局 書 代 現

戲劇的人生

(代序)

二十年來，雖是人事變遷，行蹤不定，然而對於我那愛好的戲劇，不論是上銀幕是登舞臺，或者僅是翻書本，始終在接近着，不曾長時期的遠離過。昔人云：『人生三十而未娶，不應更娶；四十而未仕，不應更仕。』我今年恰好是四十歲了！娶乎否乎，仕乎否乎！對於這，我倒並沒有什麼成見，絕對不會固執；但是至少我敢說，以後決不至於爲了新企圖，而拋棄那久爲我伴侶的戲劇的回憶。這二十年中，書雖是讀得很多；但是書本教導我的甚爲有限，而人生教導我的，確是不少。環境是怎樣地給我，以戲

劇知識，說起事實來，有可恨，有可笑，有的還真是可歌可泣。隨便寫些下來，也算是我的一種自傳吧。

記得我從前在清華讀書的時候，凡是學校裏演戲，除了是特別團體如某年級的級會不容外人參加的以外，差不多每次有我的份；我又很是高興編劇，在清華四年，校中所演的戲，十有八九，出於我手，雖然所編的祇是一張沒有對話的幕表。我為什麼這樣愛好戲劇呢？難道是爲了藝術而戲劇麼？那時我還不懂什麼是藝術，演戲不過是我學生生活中慣常所做的一件事，和打籃球吃小館子之類一樣，也不看得比這些事重要，也不覺得比這些事有趣。難道是爲了人生而戲劇麼？那時固然也放在嘴裏說，戲劇是通俗教育；但是清華演戲，都是開遊藝會給同學們看的，談不到什麼通俗；而戲劇的真正社會作用，怎樣地可以組織人羣，改善人生，我那時是一概茫然。我最初從事戲劇

的動機，恐怕祇是自眩其長，所謂出風頭主義；登臺是如此，就是我那時的編劇，也不外乎找一個適當的情節，在其中安排下一個出風頭的角色，預備給我自己表演而已。

出風頭固然是一個很不好的傾向，不過許多從事戲劇——尤其是那勇於登臺表演的人——大概都是被『出風頭』一念所鼓動了的。這個『自眩』的心理，在一個戲劇的藝人，是不是必須有的，我不敢斷言！但從多次的觀察，覺得有時這個確乎是種幫助。那樂於自眩的人，最能『表現自己』；而他的誠懇，他的熱烈，乃不為一般拘謹的人自覺的人所能及。所謂藝人，本是一種奇怪的動物；說他寬，真是『放之則彌六合』，他的範圍是全世界；他的眼光是全人類；他必須為整個的人羣思慮，感覺，打算；而同時呢，他又須有他個人的貢獻，必須表現他自己。他為了改善人生而說話而勸導而鼓勵，但所說的話須是他的話；那勸導鼓勵的方法，也須是他特有的。這樣，他纔算盡了一個

藝人爲社會而創造的責任。藝人都是意識地或潛意識地以導師自命，決不是一個怕難爲情的人所能做的。所以，一個從事戲劇的人，如果最初是爲了出風頭而來的，並不妨事；祇須『因勢利導』，有效的教育，適當的環境，使得他及時改善與長進就是了。

我在清華的時候，校中每學期舉行一次戲劇比賽，也和演說競賽一樣，內容與演出是並重的。我們一級裏，喜歡戲劇的人雖也有幾個，苦於不甚起勁，歷次比賽，總是落了第。在那最後的一年，同班的人忽然十分努力，贏了運動及辯論等好幾個錦標。他們因爲我的舞臺經驗比較的多，於是便囑咐我，叫我想個方法，也獲得那戲劇的錦標。我那時候，已經有一個重要的覺悟；知道戲這件事，不是一個人所能獨自好的，必須大家都好，必須大家盡本分的合作。一向在清華裏所用的劇本，都不過是一張幕表；將全劇的經過分爲若干景，極簡單地說明某景應有某幾人登場，大約做些什麼事，從來不將

臺辭對話寫下來的。（這樣的幕表戲，在某種環境之下，也有牠的極大的效用，說另見後。）到表演的時候，各人發揮自己的議論，那會說話的，便儘量地『插蠟燭』；但求得彩，不顧情理；個人的風頭出足，而將全劇的情緒與意旨，都打翻了。所以我那次借了比賽的機會，竟寫了一個有對話的劇本，要求同學們遵守背誦；後來居然便得了錦標。這是『賣梨人』是我的第一個劇本，是一個教訓意味極重的趣劇。所寫的是一個賣水菓的小販，挑擔行過一家巨紳門口，豪僕們白吃他的梨不給錢，反而打他一頓；訴之主人，那紳士的少爺出來查問，也白吃他的梨不給錢，反而要送他到衙門裏去懲辦；去打官司，老爺升堂審案，也白吃他的梨不給錢，反而押他入牢獄……種種形狀古怪，舉動詭奇，民國初年的人，看得出這是那時代的『卡通』。劇本雖然幼稚，那諷刺的力量，倒是有的。

大約是因為我太富於情感吧，在清華不久，和四周的貧民都做了朋友了；尤其是那在校門口做小買賣的，拉洋車的，趕大車的，跟驢子的。我常時和他們在一起廝混着，玩耍着；漸漸地和他們無話不談；我曾經到過他們的家裏；跟着他們一同出門而挨過

作者的學校生活的一斑

洪先生

深

久

書院莊園口四事
廚
房
舊
址
在
此
舊
址
在
此
舊
址
在
此

洪先生
之
年
三
日
至
現

附
高
等
科
廚
房

餓，又吃他們所吃一樣的飯——兩個銅子的燒餅一個銅子的鹹菜，便好像是吃了一頓盛餐了！如此，我曉得了許多他們平常所不肯說而一般同學所不屑過問的淒慘情形。到了我畢業的那一年，校中的教職員寄寓在成府的，也爲的是看不過，要在村裏辦

一個職業小學校，故那些街上流浪着遊蕩着的兒童，以木工等類的手藝；我便很高興的自己薦舉，替他們編排一本戲籌款；這就是那齣『貧民慘劇』。

關於這個劇本，有幾件事，現在還值得一說：第一，在題材方面，我堅決地要描寫貧民生活情形；雖不免有空想和過分誇張的地方，而精神卻是寫實的。當時反對的人非常之多；他們主張幹些好玩與有趣的遊藝以招徠觀客，而我始終沒有依允他們。第二，在演出方面，我請了一位極能演戲但扮相不甚美麗的朱君（男同學，那時清華當然還不是男女同校）表演劇中的女主人，王一聲的妻子；反對的人便說，她是要被丈夫在沒有飯吃的時候誘賣的，應當得漂亮一點；而我因為他的表演能力最佳，尤其是他的哀哭，十分誠懇動人，為全校其他同學所不能及，堅持着非他演不可。其後，在北平東城青年會上演的結果，果然使得許多人感動而下淚了；縱然有人批評着，這戲太以悲

慘，太以沉悶，使觀者悒悒不歡，而他們並不是來化錢買教訓的！這戲的相當成功，影響到我以後寫作戲劇的態度是很大的。從此以後，我頗自信，表演戲劇應當充份地發揮劇本，但求其能透澈有力動人，不必刻意求美；如果表演時外面的狀態，如佈景服裝扮相燈光等，能引起美感的話，再佳沒有；否則儘管犧牲那外附的美，決不會妨礙一齣戲的成功。同時，戲劇是感化人類有力的工具，我是更加確切地認識了。

我在校中，原本學的是實科；就是功課成績，也是物理化學算學等，比較哲學歷史語言等的來得好。到了將近畢業的時候，我們例須選擇一個科目，並且指定一個大學，由學校審查後分派。我所選的乃是化學工程的一種，燒磁工程；預定投考的學校，乃是渥海渥省立大學；都經清華當局批准了。民國五年的九月杪，到達哥倫布市，校中已經開課三個星期，趕補功課是很忙的。那燒磁工程，並不是狹義的單指燒製磁器，凡磚瓦

玻璃，三合土，泥灰，搪磁，衛生器具，電燈泡，眼鏡，火磚等等，也都包括在內。我們除了研究那開掘，和土，捏坯，打彩，掛油，澆型，焙烘，建窯，燒窯等科目外，其他關於化學和工程的普通功課，也是不少。所幸一部分功課，如第二外國語及高級化學等，在清華時已經習過，無須再複；我便將這空出的鐘點，選讀許多文科的功課，如文字學，經濟學，戲劇，小說之類。那哥倫布市，是渥海渥的省城，共有三個圖書館，學校裏一個，市立一個，省議會裏一個，我都獲到借書的權利，把裏面所有關於戲劇的書籍，都借來讀了。我那時真是苦讀，到東到西，懷裏總是夾着書本；甚至坐電車，看電影，有機會便是將書本打開翻閱一下；是一個三名的『書蟲』。所以我的戲劇知識，是和我的燒磁知識，相並地增長着。這樣的過了近三年。偶然一次，一位姓盧的清華老同學，經過哥倫布市，到我的寓所來探視我。他早已聽得了我在戲劇方面的努力，曾經將中國的題材寫成兩部英文戲，在學校裏上演，得到教授同學們的贊許，以及當地報紙劇評者的稱揚。他又看見我的滿架滿

牀都是文學書，而桌上卻攤着未完的化學算稿，待描的磚窰圖案，他不禁歎息；說我這樣愛好文學，應當做一個文人；尤其我對於戲劇有特長，放棄了可惜。他還說，『你讀燒磁，未必讀不好，但你終究不過做一個平常普通二三路的工程師而已；你如一心一意研究戲劇，前途未可限量也！』我被他說得心裏活動了，足足爲難了一星期。末後我想燒磁與戲劇二者都有成就，事實上是易做到的，還不如從事於我性子最近的一樣罷。於是便和幾位在渥海渥大學的中國同學商量了；他們也都贊成。我便毅然決然寫信到駐華盛頓清華學生監督處，說明理由，請求改科轉校。起先還不蒙允許，後來由渥海渥省立大學註冊處寄了成績單去，證明我並不是因爲成績不好而想改科取巧，纔准許我轉入哈佛大學的。

三年的燒磁工程的訓練，使得我編劇的方法，也似乎刻板而呆笨了。在未動手之

前，我先得將原料，精密地查考與分析一番；非是我完全了解和認得的東西，不敢取來使用——對於我所不大熟悉的生活，決不肯冒昧亂寫的。在入手編製的時候，我總是將所希望的最後效果，預先決定了，而后謹守範圍地細心耐氣地再去尋取具體的方法。我甚怕或有多餘浪費；好像製造一種化學組合品，所用的原料，件件應有作用——那劇本裏每個人物，每件人事，每句對話，必須有他存在的必要——凡無益的東西就是有害的。我又怕或有疏忽遺漏；好像構造一座機器，千端萬緒，須得一項一項去佈置——劇本中潦草了一個小節目，那全劇的進展，便會顯得不靈活的。一部完成的作品，我又要求牠的前提和答案，像幾何學裏習題那樣前後呼應合於邏輯，牽強偶合『硬轉灣』，終竟是於心未安的。所以我的編劇，從來不是『白熱時』『一氣呵成』，而是慢慢的累積；從來不會『飛揚』，而祇是腳踏實地一步一步的笨做。即如『五奎橋』，我一總寫了四遍：第一遍，將大的段落佈置好，寫成一張大綱；第二遍，規定了每個

段落裏事實的先後與情感的程度；第三第四遍，比較的算是容易了，寫對話與修改辭句。編劇這件事，在我非但是性急不來，而且是十分吃力的。

渥海渥省立大學，有一個世界學生會，乃是校內的美國學生和外國學生交換知識聯絡感情的團體。常常舉行一種所謂『民族夜』；譬如猶太夜，便於某夜開一個會，邀請猶太同學，演講猶太的歷史，風俗，文化，文學，政治問題等；並將猶太的美術，音樂，戲劇等當衆展覽一圖；有時並餉來賓以猶太茶點，倒也是一個很有趣的組織。我到學校的第三年，借了舉行『中華夜』的機會，排演了一齣我自己編的中國題材的英文劇，『The Wedded Husband』，中文名『爲之有室』；其中的男角色，統由中國學生扮演；兩個女角色，卻是懇請兩位美國女同學擔任的。這戲是採用中國小說『一縷麻』的故事；原書我沒有看見過；可是聽得一位同學講起，我便取來編成一個三幕劇，而修改原

THE WEDDED HUSBAND*

A REALISTIC CHINESE PLAY

BY SHEN HUNG

CHARACTERS

LORD WANG, *An old man about fifty-five. Rich, responsible, experienced, determined,—sometimes to the point of obstinacy.*

MISS WANG, *A beautiful lady about twenty-four. Very quiet. A dutiful daughter who strictly observes the ethical teachings of Old China.*

SIR CHEN, *A kind gentleman, but weak, he never could hold his own ground.*

MASTER CHEN, *his son, the insane boy, about twenty. A simple, true, open-hearted man.*

DOCTOR, *A warm-hearted man; perhaps a little too frank.*

MR. YANG, *A young man about twenty-five, educated in the new school. Independent and daring. However, he still observes the manners and ceremonies of the aristocrats.*

MAID, *Very devoted to her master and mistress.*

PLACE: *Tientsin, China.*

TIME: *Just after the Revolution when nobles were still addressed by their titles and the people in general hesitated to break the old Chinese traditions.*

ACT I

THE BETROTHAL

PLACE: *Lord Wang's second reception room.*

(*In the houses of aristocrats there are generally three reception rooms: the big reception room, for polite guests, the second reception room, for intimate friends; and the Ladies' Reception Room, where the mistress of the house receives her friends.*)

*For the right to produce this play, apply to the author, Shen Hung, Craigie Hall, Cambridge, Massachusetts.

書的地方是很多的。第一幕大致是講甲老人與乙老人爲多年朋友，今欲『重之以婚姻』。甲乃將女兒許配乙的兒子，惟此兒生性愚蠢，而女亦愛戀其中表兄。幸諸人均顧全大局，女則決意犧牲以慰父望，中表兄遂亦離了遠行。第二幕，在舉行婚禮的時候，女所染受的瘟疫猝然發作，勢極危殆。醫生囑家人都速避去，但新郎忠於其妻，偏欲入女室侍奉。其父其岳同加勸阻，子不肯聽，竟入室去。第三幕，若干月之後，女病漸愈，而髮髻上忽摸得有一縷麻，蓋子已染疫而死。此時中表又適歸來，與女大有重合的可能。兩老人且有撮合的意思。但女卻欲忠於爲伊犧牲的丈夫，而中表也能恕原她的苦衷，又飄然遠引去了。當時爲什麼要選取這樣一個故事呢？我取牠的是，東方色彩很濃厚：『夫子之道，忠恕而已矣！』全戲沒有一個故意作惡的人，且結局又避免了美國流行戲劇底大團圓的窠臼，我也恐防牠，或使觀衆誤會戲中所描寫的是現代的情形，爲免流弊起見，我在戲單上特別寫出，出演前更再三聲明，這是過去的中國，是革命初定殘

餘未盡時的情形，不足以代表現代中國的人生。在今日，倘如我再要寫一部英文戲給美國人看，當然不會再去表揚這種「古舊」的美行而於現代社會無益的道德觀念。

「爲之有室」戲單

爲之有室

THE WEDDED HUSBAND

BY SHEN HUNG

GIVEN BY

THE CHINESE STUDENTS' CLUB AND THE COSMOPOLITAN CLUB OF
OHIO STATE UNIVERSITY

RAY LEE JACKSON DIRECTOR

UNIVERSITY CHAPEL, APRIL 11-12, 8:15 P. M.

但在十五年之前，我私心覺得，這是忠恕，這是美麗的犧牲，確然勝過西方的重視物質生活的婚姻結合；是美國人所決不肯做的。不妨表演出來，感化他們一下！這是我的妙算？！而美國人居然也有一部分領教的。

歐戰的第三年，美國加入了英法方面；美總統數次宣言，態度忠誠，理想遠大：什麼『民族自決』，什麼『廢除祕密外交』，什麼『議和不必有戰勝者』，什麼『爲了永久消滅戰爭而戰爭』，什麼『必使民主主義在世界上安全』！我輩青年人，熱懷着多少希望，發生過多少幻想！我雖不曾正式的充當兵役，但很起勁地受了軍事訓練；也穿過士兵的衣服，當過工程隊員，在戴登地方，幫着測量過軍用飛機場。到了一九一八年，大戰停止了；次年巴黎和會，竟議將青島及膠濟鐵路等劃給日本。全中國的人，都憤慨極了。我寫了一部三幕英文劇，Radbow，中文名『虹』；這是我的抗議。大致是說，山東